



公孫佳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114
2238.36
2

豐收以後

公孫佳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3 1774 9758 7

豐收以後

(獨幕
街頭報告劇)

公孫佳

時間：抗日戰爭期間。

地點：陝北「邊區」某農村中。

人物：(1) 趙三叔——六十歲左右，世代務農，家窄小康，因受共產黨的壓迫，家道中落，曾受過國

式教育，知書識字，並能接受新思想，關心國事，為人慷慨重義。

(2) 胡德順——六十歲左右，佃農世家，共產黨並未使他這個耕者有其田。安貧守本是他的天性，因此對於一切只知道容忍，退一步清想，爲的是怕招是非；然而滿腔悲憤，有時候總想去找朋友的面前訴說一番。

(3) 三十歲光景，二十年的農夫生涯却將他的面容磨得老得像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

家中的一個獨子，因此三房也靠全靠他一個人操持農租食維持。曾經買過三畝

地，但最後的結果，現在是自耕農了，雖說是一耕者有其田，可是田地像一座

一口氣來，所以當他很極了的時候，竟說：「誰要這塊勞什子田地，誰

「傳世」下去。包管他一輩子「御器」。沒有受過教育，馬列主義紅色理論也就無法打進她的思想；在共產黨心目中看來，這是一個道地的頑固反革命份子。

4. 李德全，長江蘇蘇州，五十五歲以上，典型的老嫗，樸實，忠厚，耿直，一臉苦相，還，淳樸，只知哀求，痛恨反動勢力。

(5) 陳四，長江蘇之長，二十六歲。祖父是幾輩不掉的天生的秀麗客貌；正因為她的美貌，引起了很多的爭風，共產黨是不會輕易放過一個帶有姿色的女性的，她也便是不幸的犧牲者之一。

(6) 大保——長江蘇之長，十六歲。嬌聲不足，總是哭哭啼啼，毫不可愛，然而却令人可憐。

(7) 謝大仁，二十二歲，是一個思想純正的富有青年。受過相當教育，會渡過黃河，到西安去，到過南京。長江蘇之長，具強烈的正義感，充滿着追求光明的憧憬，不甘心受壓迫，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8) 謝大仁，三十五歲，大仁的好朋友，青年學夫，痛恨共產黨，好打不平，胆大敢為。

(9) 吳光復，三十五歲，紅色自願隊隊長，原是鋼鐵業流氓，因為加入了共產黨，想當的「

◎當天，常時所顯露了。對於忠厚良民，欺騙剝削，無惡不作。良民們對他畏之如蛇蝎，恨之如豺狼，共處為蛆蟲之爲了不起的幹部人才。

(10) 紅色自衛隊隊員甲。乙。

(11) 八路軍士兵甲。乙。

(12) 邊區政府幹部甲。乙。

(13) 區政府幹部甲。乙。

(14) 農民們……(愈多愈好。)

背景說明：任何街與村莊的場上均可，最好是大路之旁。路旁要有兩塊可以坐人的石頭。如果有後者小土坡，坡上有灌木叢生的木棚，則更好。

趙順發是一個很簡陋，他說話很直率。他景則可照以上說明裝置之。

劇情開始：趙順發一個人坐在路旁空地前之石頭上發呆，樣子很納悶。趙順發了一件久洗而褪色，補縫最顯的藍布短衫，短褲，藍布鞋，赤足穿草鞋。

趙老順 (望了望天色，然後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地。) 唉，這種惱人的天，三個多月了，連一場小雨都不下！(頓停。) 才有一兩地烏雲罷，轉眼的功夫，就又變成白雲了。這個天，簡直是氣

人。這纔死我們這陝北地方的人。唉！又嘆了一口長氣。）

（三叔絕望地慢慢走了過來，三叔穿的比較整齊：藍布長衫，一條黑色寬布帶緊緊在腰間。戴了一頂黃呢帽，手巾插在，一手拿著旱煙袋，邊走邊吸。他因為聽到胡老順細細的響聲，停住了腳步。）

三叔 是胡老順嗎？一個人又在這天荒地裡！

胡老順 （見來的是老朋友三叔，即忙立起身來，苦笑着。）三叔，那天沒看見，你好嗎！我是在這兒嘆氣，說這兒天怎麼老是不下雨，簡直是要氣死我們陝北地方的人了。真是，我們陝北人對天老爺到底有什麼地方過意不去呢？

三叔 陝北這地方的人嗎？唉。（先吸一口煙。）這大概是叫饑饉天煞人怨罷！

胡老順 （不覺這句成語的意思。）天煞人怨？

三叔 告訴你，老順，我們陝北的人造孽造多啦，天王老子勸教啦。一連三個月乾，乾，旱，旱，旱，你點粒無收，人吃人，獸吃獸。

胡老順 三叔這話我不解，我豈不承認我胡老順是個壞人，你，三叔難道不是個好人嗎？陝北的老百

雞都是好人，雞羣中那是「」(望了望四週，見無人，仍放低了聲音。)「與雞爲伴，天爲什麼要處罰我們老百姓呀！」

劉三叔 所以我說這是天怒人怨呀！

胡老順 三叔，你是顧過害的人，別和我咬文嚼字罷，沒事，我們坐下談談。

劉三叔 現在還有什麼事，田裏東西都收成啦，也讓別人給徵光啦。(說着坐下了來。)

胡老順 (也眼着坐下。)「我就是說天真是開玩笑，乾，旱，五穀都下不了土，偏偏鴉片煙收，這

不是活見鬼，活遭孽！」

劉三叔 鴉片煙收成好，「邊區政府」才好呀！

胡老順 那與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關係，我們總得有糧吃，才能活呀！

劉三叔 那他們才不管呢。只說鴉片煙豐收，軍餉有了着落，他們的饑餓才好擴充。

胡老順 他們總得讓我們活着，才能夠替他們種鴉片煙呀！

劉三叔 還怕你們不醒！你們沒有吃的，才好都去當紅軍，他們不是更容易招兵嗎？

胡老順 (嘆了一口氣之後，翻翻片刻。)(三叔，劉三叔在我這裏是不明白「政府」爲什麼要我們多

三叔

你還不解？我剛才不是告訴你嗎？共產黨太窮了，可是野心大得很，一心一意的想反抗中央政府，沒有錢那怎麼行呢？再說要反抗中央，沒有很多很多的軍隊，也不濟事，所以，要組織舊政府又持得住，又可以擴充隊伍，那只有榨取我們老百姓的錢財。你看邊區定下了這麼多的苛捐雜稅，就是這個原因呀！但是西北地方的人本來窮，稻穀還榨不出油來，於是共產黨想出了種鴉片的惡毒辦法來。種了鴉片煙，就可以定出大錢方法，更可以運銷到淪陷區去，才能領取大批的錢呀！

胡老順

那他們為什麼不顧我們老百姓的死活呢？

三叔

他們想活，就顧不了我們活，這是一定的道理。勝你活了六十多歲，還不解？

俞老順

（氣憤。）種煙就算是種煙罷，那明明是他們規定出來的種煙章程呀，收成是「政府」和種煙，按六四分攤。可是事實上，我們一點也得不到。

三叔

（嘆氣，憤憤地。）唉，共產黨之所以以為共產黨，就是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這就叫「共產」的黨。

胡老順 那乾麼我們也當共產黨了。

關三叔 你？（笑了一笑。）你我都不配，告訴你罷，老順，你我還是勞苦大眾，是他們的黨衆，是他們的生財工具。如果我們大衆都當黨了，共產黨，我們！像毛主席——他們總去共產的產呀？

胡老順 這不講道理！

關三叔 這才是共產黨的大道理。（稍停。）別談這些複雜的話罷，老順，先吸一煙烟！

胡老順 （拱手，表示謝意。）三叔，你請吸，我早戒了。

關三叔 唉，你這迂夫子，幾十年的老煙，戒掉它幹嗎？你知道你准能活幾天，何必這麼刻苦自己呢？

胡老順 （大發脾氣。）唉，總得抽的呀！飯都吃不周全，還敢得上抽烟嗎？

關三叔 （點着了烟，先吸完一口，然後送到老順手中。）老順，吸一口罷，也許消消氣。

胡老順 （接過煙，又吸了一口氣。）唉！（然後吸煙。）

（關三叔與胡老順二人無言對面坐。）

（稍隔片刻。）

（這時政府徵稅吏同一警察從大門口走過來。）

發發更（看了三叔面前順坐在路旁。）「嚇！三叔，胡老順，都在這兒，好開啦。」

三叔（同時起身，表示客氣。）「哦，王老爺，又下鄉來辛苦啦！」

發發更（這時沒有辦法，吃了這份公事呀！那像你們莊稼人好。收穫一過，趁早開啦。哦，三叔，上

一次的「家長會議」，你為什麼沒有出席參加？

三叔（我有點事情，臨時沒有趕上，反正，會議上的規定，我們沒有不遵守的。

發發更（好呀，那你為什麼到今天還不去開呀？

三叔（我實在沒有錢。

發發更（三叔你別開玩笑。

三叔（不是開玩笑，（正經地。）我是實在交不出來。

發發更（見他不是在開玩笑。）笑話，誰不知道今年是大豐收。

三叔（大豐收？糧食可真是顆粒沒有收呀，王老爺！

發發更（糧食？……我種的是鴉片烟，

三叔（鴉片烟？不會都被「政府」收去嗎？這收烟是許開得狠！我們北竹籃打水，白得一場空。

徵稅吏 這是什麼話，你們鹽戶不是分到鹽成嗎？

關三叔 那只有天曉得。

徵稅吏 別廢話，你得繳稅。還有胡老順，你……（說着，拿鹽鏟子。）

胡老順 我是個廢。

徵稅吏 你是個廢我還會不知道，鹽稅和印花稅，田賦附加稅，你可以不繳，別的稅你還是要繳的呀！

（關三叔子，一回說：）關三叔名下，這一季鹽稅的捐稅，計有：田賦附加稅一百二十元，繳國公糧二石七斗，縣合理負擔八十元，村合理負擔一百六十元，優待抗捐一百元，慰勞捐五十元，救災捐五十元，禁烟稅一百五十元，鹽稅二千四百七十元，印花稅八百五十六元，共計是四千零三十六元正。外加公鹽二石七斗。……（又翻過一頁。）胡老順名下，這一季鹽稅的捐稅共計是……是，你是個廢，但只比較少些。

胡老順 我的收入更少。

徵稅吏

（釘他一眼，除他的記錄：）胡老順名下，縣合理負擔四十六元，村合理負擔一百元，優待抗捐八十元，慰勞捐……慰勞捐，哦，你用過力，替「紅軍」熬過十天生活，慰勞捐算給，共

與捐五十元，菸烟稅一百五十元，特稅，印花稅。你都沒有，好，共計四百二十八元。比國三叔要少十倍……

國三叔

比國三叔少十倍，你也繳不出來。請問王大哥，爲什麼這些捐稅要我們一下子就繳清，我們老百姓呢？

百姓呢？

微使更

平常你們自然就不納捐，現在不是用兵要收嗎？「政府」對你們再體恤也沒有了。一直催到你們窮的時候才來收稅。你們還不知道，真是人心……

國三叔

（消腔不平。）豈敢，哼，誰敢欺騙，「政府」與老百姓……

微使更

哦，（望了他一眼。）難道你就不納捐？告訴你，國三叔，你所應繳的數目，

經過家長會議決，已定好的。你今年的收成，「政府」還不知道？你種煙二百一十垧，應收煙土百四十餘兩，每兩做一百八十元計算，應繳二萬五千二百餘元。歸「政府」六成，不過是二萬五千多一點，你連一下子可以賺入萬一萬餘元，只繳你這萬千元的捐稅，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國三叔

沒有什麼可說的？好，（踉蹌地來。）王大哥，我這三叔雖說是家長，但是我家事現在已歸我

兒子管。你問他去要罷了。

徵稅吏 那還不一樣，我還害怕你兒子不成？這是總政府命令，誰敢違拗？哼……那麼，胡老順，你呢？省得又往你孝屋裏鬧。

胡老順 王火爺，你說說，我這一季到底有多少收入？

徵稅吏 （生氣。）笑話，我又不是你的管家婆，我那兒知道？

胡老順 王大爺剛才不是說「政府」有我們收入的賬嗎？

徵稅吏 什麼賬，那是人民生產登記，你是佃戶，今年收成好，你的收入自然也就好，「家長會議」民主決定，你的負擔不算多。才四百多塊錢。反正，民主決定的。你總得服從。

胡老順 「家長會議」我沒參加。

徵稅吏 你為什麼故意不參加？那是犯法的。要罰的呀。願念我們是老朋友，不去告發你，怎麼辦，快繳你的稅！

胡老順 實在不瞞王大爺說，下一季，家裏的生活更成問題。那還有餘錢來繳捐稅？

徵稅吏 廢話。錢管不著，民主決定。你不能違背！

胡老順 我沒有地方找「民主」去鬧呀……

後重更 別說什麼，「民主」又不是人。你往那兒去。

胡老順 我去找村長證明我實在出不納稅。

後重更 （討厭地神氣。）好罷，你去找，回頭我們就在村裏窺見。謝三叔，（收起登記簿子。）好，

我去找你的兒子。真是麻煩透了！（回頭招呼二偏爺。）我們到李長生家去！（三人暢長而去。

謝三叔
胡老順 （不禁同聲嘆息。）唉！

胡老順 （片刻以後。）這種日子叫我們怎樣活下去！

謝三叔 （拼命吸煙，半晌不作聲，忽然吐痰一聲。）唉！還叫要人死！

（青年謝大仁與方少剛一同從遠處走了過來，謝大仁穿青藍長衫。綢緞服裝樸實，嚴止却很大方，面貌清秀，眉目之間，透著一股英俊之氣。

方少剛年富力壯，短褲褂，赤腳穿草鞋，肩上担了一根鐵鏈。

二人邊走邊談，談得很興奮的樣子，走到謝三叔的園前，二人

圖六叔 唉！謝大爺，胡大爺都好呀！（見二人面有怒色。）二位和誰國家的嗎？

方少剛 是不是謝剛才過去那個「縣政府」的小子？

胡老順 少剛，你曉得謝大爺當時的。何國強他遇見了，又是誰呀？

方少剛 我才不信他呀。

圖三叔 大仁可是從後院來的？

謝大仁 是的。

圖三叔 我還有什麼消息嗎？

謝大仁 我們這個鄉沒還有什麼好消息。收稅的不是下鄉來了嗎？這幾天說是要全鄉賦稅，完成稅
收。

圖三叔 （失望地。）唉，沒有別的消息嗎？

方少剛 大仁，你不是問誰，要禁烟了嗎？（大仁點頭。）

胡老順 禁烟。禁鴉片烟？

方少剛 可不是禁鴉片烟，但這一半却特別加了一項禁煙膏。

謝三叔

一同製造我們煙，一面抽煙稅，這可算得千古奇聞。

謝大仁

告訴你們罷，那兒是真的禁煙，因為聽說中央政府派來了總督督辦，已到了西安，今晚到漢陽，所以聽說政府這才趕快下了一道禁煙的公文，那是欺騙中央的。

方少剛

我們老百姓是不會去管嗎？

胡老順

誰敢！

謝大仁

（輕嘆。）我敢，這一趟走外好沒有開會。我就準備幹一下子，這煙回來，我就要聯合全縣的人，都起來先禁煙，再管狀，謝大爺和胡大爺的稅，都不要繳，大家齊心幹一下子。

謝三叔

會幹得成功嗎？

謝大仁

一定會幹得成功，我已經走遍了陝北各縣各地，凡是老百姓，沒有一個人心甘情願再受共產黨的這種禁煙的壓迫，這種的剝削。並且我已經打聽出來了，國民政府禁鴉片煙已經禁了十幾年，那時候長下這種嚴厲的命令，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告訴你們吧，除了這兒邊區，全中國任何地方，現在都不准有鴉片煙存在，抽鴉片煙的，販鴉片煙的，抓到了都要槍斃，要是種，還不是一樣要槍斃，我們這兒怎麼可以種煙？販煙？抽煙？這是犯法的，中央已經派大員

來了。我們老百姓還不趁機會發財嗎？

方少剛（與當地。）當然咯，這種日子誰都不能再捱下去了！

胡老順 真是，這種日子實在無法再活下去了。

方少剛 大仁，別多說誤功夫了，我們趕快去禁止煙草要緊。

謝大仁 好，走。

謝三叔 戰事消息好嗎，大仁？

謝大仁 好，好，前線打的好激烈，聽說英國美國已經自動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從此以後，我們中國

在世界上，是一等強國，我們中國人已經長得到了自由平等的地位啦！英國美國幫助我們一齊

打日本，日本鬼子一定打敗仗！

胡老順 那可好了，日本鬼子一敗。中央軍總該到我們陝北來了罷。

謝大仁 那自然。

謝三叔 這消息靠得住？

謝大仁 靠得住，自然靠得住。謝大仁從來不講假話的。好罷。二位再呆一會兒，回頭見！（與方少剛

同向右方走下。）

胡老順 要是中央軍真的會過來，我們就有活路了。
劉三叔（樂意地。）那邊用你說。

（遠遠突然人聲噪雜，漸漸逼近。）

李長生被紅色自衛隊隊員甲乙二人拖往離拉遠走。自衛隊長吳元發緊隨在一邊，拔槍在手，臉色變得可怕，活似劍子手。八路軍士兵甲拖住長生之妻珠鳳的手，也往前拉。長生掙扎不能脫手，一路辯白。可是別人不理他的說話。珠鳳啼哭不已。李長生追隨在衆人後邊，苦苦哀求。太像一路跌跌爬爬，大聲哭喊乞憐。）

劉三叔（不由一驚，站了起來。）這是什麼事，那不是李長生一家人嗎？

胡老順（心嚇極，欲前進。）哎呀！

劉三叔 老順，別先動呀。看看到底爲了什麼事。

（衆人已走了過來。）

（偽縣府徵稅吏與偽警趕至。）

徵稅吏、你們各位可不能把李長生抓走，他神先完稅，然後再跟你們去。

吳元發 你的稅急什麼，總得先繳了租，然後再完你的稅呀。

徵稅吏 吳元發，不能這麼說，我們是縣政府，你們是自衛隊，照理要先繳「救濟」的稅，然後再繳

你們的部隊稅。

吳元發 胡說八道，你當一縣政府！嚇唬人嗎？我們還是直接奉了「毛主席」的命令辦事。告訴你，繳

明白一點吧！（以槍作勢。）

徵稅吏 （勸退。）罷，別拿槍嚇唬人呀！

吳元發 （邁進一步，完全放出無賴的神氣。）「毛主席」的公事，你也要管嗎？

徵稅吏 那，那，不過……我是爲了稅……李長生的名下該繳稅共計三千三百六十四元哩。

你們這一下將他抓走了，叫我怎麼回去交差呀！

八路軍士兵甲 （不耐煩。）你們露你們的公事，走，我們阿婆先走一步了。（走了幾步，回頭。）

孫老媽 （哀求。）長生！

八路軍士兵甲 孫老媽，這不行，這千萬不行……

八路軍士兵甲 什麼行不行，我們是奉令辦事，我們奉的是命令！

李廷生（掙扎，聲音中充滿了怨憤。）老輩們，天在網上，請對公理罷，做我們的煙和酒，收我們時

痛極說：這要搶我的女人！

虎隊軍士兵乙（上前跪給長生一個哭巴。）你敢膽誰搶你的女人？

望兵甲（我們這長國念你可惜，繳不了全租，才叫你把他婦送了去當慰勞費，這叫「捐」，「捐」免你的捐。這還不公平？怎麼樣？這還罰你不起？

謝三叔（忍不住走了過來。）長生，到底怎麼了回事？

李廷生（一眼看見了謝三叔，如見親人，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謝大爺！

吳元發（狠狠地。）長生這老頭固管什麼閑事？

謝三叔（怕三叔吃個，拖他的袖子。）三叔，我們走我們的罷。

吳元發（越發神氣活潑。）不干你們的事，滾得遠遠的。（轉向後院去。）

（指八路軍士兵。）他們二位是另一路公事，我們也犯不上去問，怎麼辦？

錢我吏（我怎麼好到貴族上去說話呢！）

吳元發（無賴。）那你就不要去好了。

韓說更：李長生的捐和錢……

吳元發：你問我？我不算……

士兵甲：（拖珠鳳。）走！

珠鳳：（哀求。）八隊老爺，八隊老爺，我不能去……

李老爺：八隊老爺，長生吃官司，長生總歸再不能走。饒饒與人饒饒路。求求八隊老爺，做做好事……

大：你……

士兵乙：（驚慌之至。）這小子討厭極了。一路上哭哭啼啼的。（順手一巴掌，正好打在珠鳳的臉上。）

（小玉凡且……）

老保：（大哭。）哇……

胡老順：（不覺自語。）這是何奇？他是小獅子……

士兵乙：（什麼？）什麼？這老王是皇朝時什麼……

胡老順：（覺得直挺，迴歸陪罪。）沒有說什麼，我沒有說什麼……

（什麼？）（你別處走不走？）

（差不多開門離開房間。）到底走是不走？

李長生 我不能走！

吳元發 趕回來！和你們這些老百姓是不相容的！命令其他二隊員，二人動手。

李長生 胡大爺，胡隊長，你應該同情我，我實在沒有犯法，我不能跟你走，我的媳婦，我的小孩

哭……

吳元發 你別聽這些廢話！你的一家人又怎麼樣？我可不要管，我只知道你犯罪，我抓回你來！

李長生 我並沒有犯罪！

吳元發 好，有想國賊上去歸！

士兵甲 （向士兵乙使眼色。）我們先走！（指孫鳳。）

孫鳳 （哭，仍是哀求。）八降老爺！

（正在這個時候，陳大仁與方少剛從遠處跑回來了。現在他倆後面還有一隊軍隊，他們帶

帶着武器，方少剛的快鎗仍扣在肩上。）

陳大仁 （挺身上前，先向李長生。）長生，怎麼回事？

李長生（如見殺星。）呵，謝先生，因為——

吳元發（制止長生說下去，轉向謝大仁。）謝大仁，你別多管閑事！

謝大仁（和平地。）吳隊長，村裏出了事，既然看見了，總可以問問罷。

吳元發（不要你問，叫你不問，你說不能問。）

方少剛（怒直地。）吳元發，你憑什麼對我們這樣脾氣？你從前——

吳元發（大怒。）放屁，方少剛，你是想死，你敢罵我？

謝大仁（他罵你什麼？有理講理。長生，你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總歸鑑察到了，說得開。）

吳元發（還要發作，見他們旁觀，稍歇。）你問也是白問。

謝大仁（長生，你說話呀！）

李長生（這是大家的事，大家不會不知道的。）

方少剛（大家的事？）

李長生（點頭。）「政府」一定跟我們鎮鴉片煙，我的「一百七十垧田，收了一百二十兩鴉片煙，統

照規定，「政府」征六成，我們種戶分四成。這鎮「縣政府」就征去了七十二兩，誰知道八兩

嚴肅地命令我們說是按照章繳六元，也該七十二兩，這我怎麼繳的出呢？我一共才繳了二十八兩，一個給了他們還不够呀。軍部不答應，說我違章故意狡猾，便要捉我的媳婦去當質。當當又尋不到，吳隊長自衛隊今天也來了，說是我李長生應該照章交出鴉片烟七十二兩，天地良心，我拿什麼抵償啊！我一共才只收成了一百二十幾兩，却要繳出二兩一十六兩，縣政府又來收稅和捐，說是我名下應繳三千，三千……

徵稅更 三千七百六十四元正。

李長生 這不是逼我死路一條嗎？吳隊長也不准講理，就要抓我到陰裏去。

吳元發 （狠狠地。）你講完了沒有？

李長生 我講完了。

士兵甲 （又向士兵乙使眼色。）我們先走！

孫鳳 （稍有阻攔，掙扎。）我不能去！

謝大仁

（制止他們。）請你們二位先等一下。（轉向衆人。）好，我明白了，這真是我們大家的事，我們怎麼能够不商嗎？吳隊長，我先請問你，「政府」獎勵農民種鴉片烟不是有明文規定的

「嗎？」

莫元澄 當然有。

謝大仁 「政府」繳六成，種戶得四成。對不對？（吳路頭。）那麼，「政府」已經繳去了六成，戶和軍和自衛隊爲什麼又要來追繳？

莫元澄 這你不配問。

謝大仁 （冷笑。）哼，這是大家的事。關係大家身家性命的事。不配問也該問的。你逼死了李長生，後，不是還要逼我們去交的嗎？

莫元澄 那當然。

謝大仁 好，那麼，我請問你，你所謂的「政府」到底是「縣政府」呢？還是八路軍？還是紅色自衛隊呀？

莫元澄 我不告訴你。

謝大仁 你不能不說明白。

莫元澄 （停了一下。）有時候八路軍是「政府」，有時候紅色自衛隊也是「政府」。

謝大仁 這叫我們老百姓到底服從誰？向誰致敬？

吳元發 （毫無理地。） 都得服從，都得致敬。

謝大仁 這是什麼理由？

吳元發 你不懂，你去問「毛主席」好了。

謝大仁 去問「毛主席」？

吳元發 你敢嗎？你有這個胆量嗎？

謝大仁 哼。（冷笑，轉為高聲。） 我們才不要去問「毛主席」呢，我們要去叫「毛主席」來問我們。

吳元發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謝大仁 我們只請你設一次大成的租。

方少剛 （氣急，大叫。） 租一次都不給，租鴉片烟是犯國法的，我們要去向國民政府告狀。

吳元發 你胡說些什麼？方少剛，你是反革命，你想死？

謝大仁 告訴你，吳隊長，這是革命，不是反革命，這是求生，不是尋死。

吳元發 你敢反對政府，反對「毛主席」嗎？

謝大仁

隨你怎麼說，吳隊長，李長生先請你放下來，邊區政府是講究民主決定的，我們今天就來一

民主決定——（向衆人。）李長生有罪沒有？

衆人

李長生沒有罪！

謝大仁

好，李長生沒有犯罪，就請你放了他。李長生的媳婦更不能被你們帶去當慰勞隊。

士兵甲

你是想造反？你叫什麼名字，你是後方派來的奸細嗎？

士兵乙

拖匪。一定是拖匪，沒好！

士兵甲

抓他到軍部去！（舉鎗對謝。）

謝大仁

（抽身走上土堆，轉向衆衆。）各位，剛才都聽明白了罷？吳元發說的，李長生說的，各位

聽明白了嗎？不是我謝大仁造的謠言罷！好，我們老百姓收成一次，却要繳三個「政府」的稅，

還要繳許多苛捐雜稅，我現在再舉例訴苦，我們是華嚴縣國民政府轄屬，現在

鎮政府，國民政府，只有一個領袖，蔣委員長；中華民國也只有一種法令，統一的捐稅。現在

我們國家的法律是不准種鴉片烟的，種鴉片烟的人都犯死罪，強迫我們種烟的，更應該給處死

罪。中央已經派了監察警察團到了西安，我們應該去告狀！還有這些苛捐雜稅也是犯法的。我們

我——齊喊。

方少剛 一定不讓！

眾人高呼：當然不讓！

吳元強（上前。）謝大仁，你竟敢密聚衆毀國喪儀，情實是違抗法律，要送你再游監，決不寬貸！

士兵甲 開槍，先打死這個反革命的總伙！

士兵乙 這傢伙一定是托匪漢奸！

稽稅吏（見勢不對，欲逃走，招呼僮僕。）我們可別先走！

方少剛（一眼看見，上前抓住了他。）喂，你不能走！

稽稅吏 幹什麼，我有公事在身，你爲什麼阻止我的公事？

方少剛 你收的這苛捐雜稅，你犯法！

稽稅吏 那你去問「毛主席」。

方少剛 爲你的屁，我說先要問你！

稽稅吏 你也是違反！

王兵甲 (走。我們走我們的。)

謝大仁 你們只管走，不能拖住人家婦女！

王兵甲 (不問理由，向謝大仁說開槍。)(打死你這個淫賊奸商。)

謝大仁 (腿的快，來中彈，驚慌大呼。)(朋友們，你們別開槍，不要和他們開槍的時候，他正開槍。)

謝大仁 (腿的快，來中彈，驚慌大呼。)

王兵乙 (正欲開槍。)(打死！)

王兵甲 (趕上前去，順手就是一腳。)(謝大仁，你這淫賊奸商，你這淫賊奸商。)

王兵甲 (大驚。)(你敢！)

謝大仁 (想逃。)(反了，簡直是反了！)

謝大仁 (指揮警察。)(不能放走吳元漢。)

謝大仁 (警察開了過去將吳元漢等人包圍住了。)

謝大仁 (吳元漢取出下血旺。)(想說即殺。)(想說即殺。)

謝大仁 (想說即殺。)

謝大仁

六、片郵未。歐戰已勝，吳方發等人捉住，以繼起。李長生被釋了，孫鳳也恢復了自由。

謝大仁

（登高向聲高聲譁讀。）我們現在既然已經這樣幹了，就決心幹到底；我們這樣幹是對的，我們還是服從國民政府的法令。邊區政府是共產黨非油肉成的偽組織。國民政府不承認，全國國民都不承認的。我們陝北也是中華民族的國土，我們陝北人也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為什麼要受共產黨的壓迫？壓迫，和剝削？（稍停。繼續說下去。）我們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國家正在和日本鬼子打仗，連英國人美國人都幫助我們打日本人，共產黨却和鬼子勾結，這是大家親眼看見的，日本鬼子逼迫我們淪陷區中的同胞種鴉片煙，共產黨逼迫我們陝北人比日本鬼子還狠十倍，逼迫我們種煙還不算，還用日本貨，和鬼子漢奸交易，還要逼得我們斷粒也不能收成。老百姓全家老小眼淚流就全要餓死了，他們都不管，只顧自私自利，鎮充紅軍，準備造反，共產黨這種行為，就是漢奸的行爲呀！（大聲疾呼。）

方少剛

比漢奸還更可惡百倍！

謝大仁

共產黨給我們造成問題所受的苦楚，只有我們陝北人知道。現在我們快來求中央政府取消非法的組織偽組織，我們不願繼續關陝民的鴉片煙，我們也不能再忍受受人不自由的苛捐雜

方少卿

我們無生命，非打倒這政府不可。

謝大仁

我跑過了陝北各縣，看見老百姓都恨透了土匪，只要我們先起來發動，陝北的同胞們就會

跑起來響應，共產黨的組織一定會被打倒，中央政府一定會同情我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的。

只要我們發動，共產黨就完了！他們不敢對我們動武的，中央政府對於我們絕不姓地決不會

見死不救的。

蘇素

對，我們要活，就這麼幹！

謝大仁

走！（向大家揮手。）我們到前村舉行村鎮大會去，我們要集中村民，同時也集中武器。共

產黨當然不會輕易地放過我們，必要時我們應該爲首領而抵抗！

方少卿

要去通知北大橋的那些村子！

謝大仁

（急於發壯。）我去通知南溪那邊的村子。

謝大仁

（急於發壯。）我也去。

方少卿

（急於發壯。）我也去。

「大家！我們大家！請都去呀！」

「這還有什麼人的靈魂呢？」他，我們身上裝着！」

「那末，紅領帶呢？紅領帶他前進！」

「這還有什麼人的靈魂呢？」

版權

豐收以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每冊定價二元

著者 公孫佳

印行者 華嚴出版社

總經售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代售者 各地書局

12
80731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第一八五號

